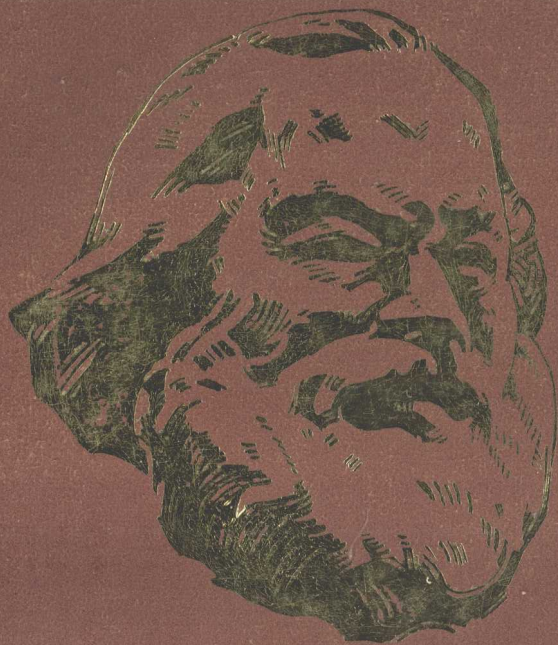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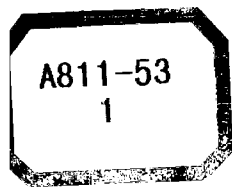
财经科学 辑刊



马克思经济思想研究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选集

F
01-20



马克思经济思想研究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选

《财经科学》辑刊

1983年6月·成都·

目 录

- 论《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法……………刘诗白 (1)
- 《资本论》第三卷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意义……………王永锡 (32)
- 再论两种生产……………刘洪康 (44)
- 浅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的性质……………张恩祥 (57)
- 生产劳动学说从古典经济学派到
 马克思的发展论略……………王裕国 (74)
- 马克思论“斯密教条”……………柴咏 (98)
-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意义……………谢乐如 (117)
- 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与现实……………李达昌 (129)
- 略论资本循环与资金循环……………刘昌兴 (144)
-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集体所有制……………王国清 (161)
- 增发货币能刺激经济增长吗?
 ——学习马克思货币理论的一点体会……………何高著 (170)
- 马克思的劳动券理论与人民币……………刘益民 曾康霖 (179)
- 学习马克思有关统计的论述……………高成庄 卓英明 (197)
- 资本循环过程是认识会计内容的理论依据……………夏轻舫 (208)
- 论农业的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文启胜 (219)
- 研究经济结构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学习马克思有关经济结构的论述……………赵国良 (231)
- 也谈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学习马克思关于“需要”范畴论述的体会……………沈元瀚 (237)

论《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法

刘诗白

(一) 科学的抽象的内涵

科学的抽象，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研究时所创立与使用的方法，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科学的抽象在《资本论》这一巨著中有着完备的体现。

科学的抽象，它的内涵，包括下述两个步骤：

第一步，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实践经验和实际材料出发，进行逻辑思维与理论分析。抽象与排除事物的非本质的、次要的、外在的因素与联系，然后，对这一特定的生产关系与过程进一步进行抽象概括，找出它的最简单的规定，这样就从不纯的复杂的经济现象，“浑沌的表象”提炼出简单的、高度抽象的概念。正如马克思说：“从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表现，经过进一步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①科学抽象的第一步，就是从事物的现象形态，剥离出它的内容稀薄的但却是共通的、普遍的本质。

第二步，则是抽象上升法。即由上述的简单的规定出发，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上与之相互联系的新一层关系的规定性，得出更具体的，即次一级的抽象范畴。如此进一步上升，加上更加具体的规定性，得出更具体的，再次一级的抽象范畴。这个上升的终点，便是一个拥有许多规定性的、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具体。

科学抽象的第二步是作为逻辑思维的抽象上升法，它是由始发性的、内容单调的最抽象的概念逐级上升，一步步地在观念中再生产与洗印出体现现实经济关系的本质——而不是表象——的具体。

以上两步，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法的内容。

科学抽象的第一步，即由事物复杂的、多样的表象提炼出简单的规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能否正确地从事千头万绪的、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与过程中找出逻辑分析起点的抽象范畴，对于顺利地、层层深入地——如庖丁解牛那样——剖析资本主义经济机体，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从具体到抽象这第一步，包含着抽象思维的两层次，第一层次是思维提纯，即从复杂的、多样的经济关系中，舍去非本质的联系，排除考查对象的干扰因素，从而抽取出一个较纯粹的经济关系，作为研究的具体对象。

思维提纯法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社会经济机体，较之于复杂的自然物质——比如人类的机体——还更为复杂得多与不纯得多。如象现实的资本的生产过程就是与资本的流通过程分不开的，而流通过程与分配过程也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如象对人类生理学的研究，首先要借助于物质的分析工具——解剖刀，将整体的人体分解为各组成部分，了解各个生理器官的性质与机制，然后进一步作综合的研究，才能揭示体现人体整体的性质与活动机制。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更为复杂的、更为不纯的社会经济机体时，首先第一步，要从思维中进行分解，舍象它的非本质的关系，以便找出与确定一个更为纯粹的经济关系的领域，作为研究的对象，由此才

能揭示生产关系的本质联系与运动规律。如象，从社会活动中舍象上层建筑领域的过程而抽取经济过程，从经济过程中舍象生产力而抽取生产关系，从现实的不纯的经济关系中舍象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抽取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是《资本论》中使用的思维提纯法。此外，《资本论》第一卷舍象资本的流通过程与关系，而抽取纯粹资本的生产过程作为主要的对象领域，而在第二卷则舍象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抽取纯粹的资本的流通过程作为主要的对象领域，也是这种思维提纯法。

从具体到抽象这第一步中的抽象思维的第二层次，是对这一抽取出的特定的领域进行再次的思维分解，通过分析、比较，经过思维的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排除其多样的现象形态而抽象出一般的及最简单的规定性。如象《资本论》第一卷舍象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抽取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纯粹形态来作为研究对象，然后在对资本生产过程的研究中，选取资本主义经济中最一般的关系——商品作为研究的起点，从中抽取商品一般的简单规定性，作为逻辑分析的始发性的范畴。抽象思维的这一层次，是思维提纯的继续，它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的终点，它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②的完成。

从具体到抽象，只是科学的抽象的初始阶级，抽取经济关系的抽象规定后，还必须进一步进入到由抽象到具体——后者乃是科学抽象的完成阶段。

必须指出，《资本论》的抽象法的特色，在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如果说，从具体到抽象，只是抽取与把握现实的生产关系的抽象规定，但这个抽象规定毕竟是因其简单的形式和抽象的内容，从而只是揭示了所考察的对象的一个框架，还不能反映对象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的现实的丰富的规定。如象商品一般的简单规定，就并不包括资本关系的社会内容，即使是对商品一般的透彻的阐明，也并不能包括资本——如作为资本的商品——的本质特征的说明。因而，在抽象思维过程中，从具体蒸发出的抽象规定，只不过是进一步研究的起点，还要一步步加入具体的关系，从而得出更具体的规定性和一步步接近现实，这就是“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③，“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④。

这个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就是把对象进一步放在多方面的联系中来进行考察，不是孤立的，而是将原先舍象的某些关系联系又重新加进来，从而是思维的综合。由于加进来某些关系、联系，已经是清除了事物表象上的、外在的、偶然的联系，而成为所考察的对象的内在的契机，从而这样的思维综合下的对象，就不是现实的关系与过程在人们头脑中的简单的显影，而是思维过滤、提炼与模写出来的一个具有诸本质规定性的整体。这样的精神上再现出来的具体，又回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事物，但是它不是事物原生的自然形态，而是思维解剖分析出来的线条清晰、轮廓分明的构成体，它是科学思维的结晶，是人类智力创造的雕塑。如果说黑格尔的唯心的逻辑思维方法，得出的是一个本末倒置的，甚至是带有主观虚构性质的具体，那么，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在思维中再出现的却是一个排除了各种主观幻觉、错觉与表象的具体。因而，尽管它是观念中再现的具体，但是由于它是科学思维的对现实的模写，马克思说：这“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⑤。它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比最初的以表象形式出现的具体，更加清楚，更加深刻地反映了现实。

(二) 科学抽象是逻辑的方法

《资本论》的科学抽象法，乃是逻辑的方法，即是凭借人的大脑的逻辑思维能力通过以思维形式再现出客体来认识客观对象的方法。上述从表象中的具体到抽象的简单规定，又由简单的规定到观念中的具体，都是借助于人的思维器官的认识能力，即“抽象力”来实现的。这两步均是逻辑思维的表现形式与必要程序，是逻辑思维方法的主要内容。

作为认识客观事物的研究方法总是要适应于对象的性质，因而方法总是决定于对象。马克思把这种借助于逻辑思维的抽象法，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它体现了认识论本体论的一致。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显然地，这种关系的性质，如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剥削性质或互相合作的性质，交换中的等价或非等价性质，等等，是不能凭借直观所能确切地辨认与把握的。特别是商品经济关系，更是不能凭借直观所能辨认与把握的，众所周知，作为商品价值体的抽象劳动，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显然地，生产关系，特别是商品生产关系的非直观的性质，决定了人们不能采用适用于自然物质对象的实验室的方法。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⑥。马克思深刻地论述了要揭示与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的本质，只能通过运用人的抽象思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第8页。

维能力，即“抽象力”。

作为科学抽象法的内涵的两个步骤，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向具体上升，均是抽象力的运用。前者是运用在分解上的抽象力，后者是运用于综合上（也包括归纳与演绎）的抽象力，这样的运用思维能力来把握、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就是一种逻辑的方法，这是适合于对非直观性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必须指出，上述逻辑思维或理论分析的方法，乃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旧的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逻辑思维的方法，并把它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近代西欧经验主义哲学提倡通过人类的思维把呈现在经验中杂多的客观对象分解为个别的方面，找出各个方面的规定来认识事物性质的方法。黑格尔根据辩证法，强调了人类认识的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辩证逻辑的作用，论述了人类的认识过程是在思维中先将对象剖析为简单的要素，以把握客体的个别或局部，然后将诸局部综合在一起，认识局部与局部的关系，从而把握所考察对象的整体。可以说，前者是通过分析从微观上认识事物，后者是通过综合从整体上认识事物。特别可贵的是，黑格尔强调了思维的综合的意义和提出了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他说：“逻辑开端的范畴，‘又是最贫乏的’^⑦，它要进展到具体，‘逻辑理念的开展是由抽象进展到具体’^⑧。当然，在黑格尔那里，无论是认识的主体或是作为认识的客体均是绝对精神，‘它纯粹是从思维出发’^⑨。他的分解或是综合均是纯粹的思维活动，它的抽象到具体也是观念的自我发展与自我运动。马克思说：“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世界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⑩。尽管黑格尔

⑦⑧ 《小逻辑》1980年商务版第188页、190页。

⑨ 《政治经济学批判》1961年版，第167、168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创立与发展了辩证的逻辑的思维方法，但它毕竟是主观的唯心的辩证逻辑。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与进一步地发展了这个自十八世纪以来旧哲学遗留下来的，后来黑格尔用辩证法加以提高与完善的逻辑思维方法。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的这一方法的合理内核，扬弃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创立了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的方法。这一崭新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完全不同于唯心主义的逻辑方法。如象，一，在黑格尔那里，“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①而在《资本论》中“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二，在黑格尔那里，逻辑思维被视为人类具有的洞察与把握真理的天赋的主观能力，而马克思则论述了逻辑思维所以能认识真理，在于它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三，在黑格尔那里，逻辑思维是绝对观念的自行运动，在《资本论》中逻辑思维是现实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的反映。四，在黑格尔那里，思维运动的起点是绝对精神，逻辑的起点——绝对精神，是不受客观现实的制约的先验的存在；而在《资本论》中，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则是客观实在，是现实的生产关系，客观经济关系从那里开始，逻辑思维就从那里开始，因而逻辑的进程反映了客观经济关系的结构的秩序。总之，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头足相颠倒的唯心辩证逻辑颠倒过来，创立了崭新的辩证逻辑，并且依靠这一辩证逻辑方法，解剖了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最使人迷乱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揭示了它的机制与运动规律。

《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方法，对于习惯于用罗列现象来代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② 同上。

科学研究和在事物表象上兜圈子的庸俗经济学家来说，是不可能理解的。他们纷纷责难与攻击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⑬。马克思在论述《资本论》第一章对价值形式的详尽周密、全面而深刻的理论分析的意义时说：“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⑭。

逻辑思维或理论分析的方法，正是《资本论》的独特的研究方法。正是这一方法，使《资本论》有对各种经济关系的鞭辟入里、深入而全面的理论分析，具有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范畴次序，有最严整的结构（卷与卷之间与每卷各篇章之间，以及每章内部）与天衣无缝的理论体系。《资本论》所以具有统一的理论经济学的特色，正是立足于这一逻辑方法之上，这里也体现了《资本论》理论体系性质与方法论的一致。

（三）《资本论》的科学抽象与一般的思维抽象的区别

为了进一步弄清《资本论》中科学抽象的含义与特点，有必要区分一般的抽象方法与《资本论》的科学抽象法这两个范畴。一般的抽象方法，是作为一般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内容，它是指运用人类大脑的逻辑思维活动来对客观现象与材料进行理论的分析，从事物的现象抽取本质关系与特征，形成客观对象的概念、范畴，提出假设、定理、规律。这是一种理论分析的方法，是一切科学研究方法都不可缺少的方法。就以自然科学来说，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物质对象，这就决定了它使用的方法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页。

^⑭ 同上。

是物理或化学实验的方法，生物解剖的方法，数学的方法。特别是借助物质技术手段——如显微镜，解剖刀，化学试剂等——来现实地分解与综合客观物质对象的实验方法，乃是自然科学的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中也包括理论的抽象。自然科学的整个研究进程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是进行科学实验，测量、计算，得出事物的各种实验数据，第二步在实验结果与数据的基础上，经过大脑的思维活动，上升到理论，形成科学范畴，得出有关事物性质与特点的理论，假设，推演出某种关于事物运动的规律，第三步对这些论断、假设、规律又由实验加以验证。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在它的基础理论部分的研究，也是要借助于抽象思维这一理论分析方法。如象自然科学中的早期的燃素论，牛顿的力学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理论，这都是由逻辑思维而形成的某种抽象的一般的，十分概括的理论结论或原理。现代物理学中的原子结构的理论，宇称守恒或不守恒的种种新理论，关于层子、介子的新范畴、规律、理论的确立，也是基于对实验材料与结果进行理论分析与科学概括的结果。如果没有概括能力，就不能形成新概念，就不能建立新理论。可见，不能说自然科学只使用实验方法而不使用逻辑思维的抽象方法，恰恰相反，抽象思维也仍然是自然科学的重要方法。（一个实验员不使用科学思维可以作出绝佳的实验，发现事物的某一方面的性能，但是一个推动科学前进的自然科学家就不能没有抽象思维的能力。）

自然科学的抽象法，有着它的特点。这在于，一、抽象思维只是自然科学研究中方法之一，是它的形成假设与理论的阶段的方法，特别是形成基础理论的重要方法，但是一般地说，它并不是自然科学的主要方法——后者，属于实验方法。而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由于它研究的对象——生产关系的非物质的，非实体的，从而非直观的性质，人们不能借助于物质的实验手段，

来揭示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因而使用逻辑思维的科学抽象乃是唯一的或最主要的方法。

二、自然科学的抽象法必须建立在直观性的实验方法的基础之上，它的公式是：实验——思维抽象——实验，实验的方法乃是基础性的方法，而抽象思维则是实验方法的继续和中介。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尽管也表现为社会实践——科学抽象——社会实践，似乎与实验的方法相类似，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公式是不同的。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科学抽象乃是认识与研究方法，社会实践或者是研究的前提，或者是检验研究作出的理论结论的标准，但它本身都不属于认识与研究方法的范畴。

三、自然科学的抽象法在概括出关于事物最一般的规定和性质，一般不采取由抽象规定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自然物体或生物体的性质具有确切实在性，由具体到抽象的理论概括的每一步都是把握了对象的一个方面、一个层次的性质，——如物理科学创立的表现物质表层性质的色泽、重量、硬度等的概念，化学创立的关于物质内在结构，如分子式、原子等概念，现代原子物理学创立的关于物质的更深层的结构的概念，如基本粒子、层子、P介子等等，自然科学这一系列概念，体现了对物质的认识，由外部的性质与联系，向内部的更隐蔽的性质与联系，逐层深入，一步步地把握对象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性质，从而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后者在完成从具体到抽象后，还必须再继之以从抽象向具体上升，如果逻辑思维停留在作为起点的抽象的简单规定上，就只是把握了事物的一个框架或轮廓，而尚未能展示出事物的具体特征与有血有肉的面貌，如商品二因素的简单规定，并不能体现作为资本的商品的本质特征。只有通过抽象向具体上升，从始发性的最简单的范畴，不断增加新的规定，通过一系列多级抽象范畴的中介，才能一步步地展示出具有多方面规定性的具体。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不断地用新的规定来补充原初的最简单的规

定，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抽象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可见，《资本论》的科学抽象法与一般的抽象法具有共同点，即由具体舍去非本质关系以达到简单规定的思维抽象。但是它也有不同于一般的抽象法的新内容，即由简单规定上升为具有多样规定的具体的逻辑方法。这一由抽象向具体上升法，乃是《资本论》的科学抽象法的又一层次和具有特色的内容，是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基础上作出的杰出的创新。

总之，《资本论》的科学抽象，作为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两个步骤的统一和抽象思维两个层次的综合，它比一般抽象法更为复杂，它是适合于对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对商品生产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

《资本论》研究中存在下述一种见解：从具体中抽象出简单的规定乃是科学抽象的内涵，而抽象上升到具体，纯粹是一种叙述的方法，不属于科学抽象方法。这种见解是值得商榷的。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那种把《资本论》的科学抽象方法，仅仅归结为具体到抽象，而把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排除于科学的抽象的内涵之外的观点，恰恰是抛开了《资本论》的完整的科学抽象法的特点。

这里还要谈到下述观点：自然科学进行科学实验，要排除干扰因素，提取得最纯粹（如千分之999.9）的自然物质，找出事物运动的纯粹形式，认为这也是抽象法。这种观点是把实验的方法与运用抽象思维能力的科学抽象混为一谈。如上面我们已经论述了科学抽象是凭借人们的思维器官的逻辑思维能力，即“抽象力”来分析、研究客观事物的方法。实验方法是凭借物质实验手段来分析研究、考察客观对象的方法，它基本上是一种直观的方法，它对所要研究的客观对象用肉眼或借助于实验工具进行化学分析，物理测定，如考察它的形状、色泽，测定它的重量、硬度等

等物质性能，探测它的分子、原子的内在结构等等。在这里，客观对象的各种物理的、化学的特性，是人们的认识器官所能看见或感知的，或借助于实验手段——如显微镜和化学试剂——可以为人们看见或感知的，如原子结构——包括它最内在的层次，如中子、介子，P介子等，均可以通过几百万倍的电子显微镜而显示于人们的眼帘，宇宙中最遥远浩渺的海王星，冥王星——它最初只是被计算与推算出来的假设——可以借助于现代天文望远镜而为人们所看见。总之，实验的方法，是以人们的用天然的器官——眼耳口鼻舌，或作为这种天然器官的延长的实验工具，来直接或间接地把握住客观对象的种种物理性能的方法，是能通过实验来确切地验证客观对象的性质的方法，实验室中的提炼与展示某种物质或过程的纯粹形式，这本身就是运用显微镜与化学试剂的实验方法，它与以人脑的逻辑思维能力来进行研究、分析、综合的科学抽象法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这二者，纯属两个不同的范畴，而不能随意地加以混同。

(四) 以对研究对象的阐明有决定意义的一般关系为起点

由抽象向具体上升，涉及一个逻辑的起点的确定的问题。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在阐述世界与人类的历史的发展，也采用了由抽象向具体上升。不过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绝对精神作为逻辑的起点，由它引出自然世界，再引出人类社会。而在《资本论》中，抽象上升的逻辑起点，不是主观任意决定的。人们不能随便地确定某一经济领域，找出其简单规定，由之向具体上升。《资本论》的抽象上升法，作为科学的方法，在于它遵循主观的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一致，认识论与本体论的一致。因此，它是从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有关的某一特定领域作为

研究的始点，把从这一领域抽象出的最一般关系作为向具体上升的逻辑起点。

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⑩。《资本论》的任务在于揭示资本关系的发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而第一卷的研究对象乃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即阐明统治与渗透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自行增殖的价值这一基本生产关系的本质。

政治经济学应该从何着手来研究资本呢？

资本乍一看来，是一个不断增殖的价值，它以 $G-G'$ 为其最一般的形态。但是政治经济学不能直接地把 $G-G'$ 作为分析研究的起点。因为要阐明 G 如何能变成 G' ，即如何能带来 ΔG ，就必须回答什么是货币及其职能，这样就回到什么是商品，什么是价值的问题，因为离开了商品及其价值范畴的阐明，就不能阐明 $G-G'$ 。

从本质上说，资本乃是垄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者对只有劳动力所有权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占有。政治经济学要揭示资本的本质，就要揭示与阐明雇佣劳动的性质，那么，似乎研究应该从劳动开始。这样，似乎就应该从劳动的最简单规定，即从劳动一般上升到历史上的各种被奴役的劳动形式，如奴隶劳动，农奴劳动，再进而阐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但是，雇佣劳动的前提，是劳动力作为商品，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的经济实质，不是占有一般的剩余劳动，而是占有价值形式的剩余劳动，即剩余价值。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表现于资本借剩余价值而增殖。因而对资本的理论阐明，又必须回答什么是商品及什么是价值，归根到底，必须以对商品的理论分析与阐明为基础。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63页。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没有采取从劳动一般开始，也没有采取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⑩开始，马克思也没有采取古典经济学如斯密所采取的从分工开始的方法，也没有采取从货币这一表象出发。

在《资本论》中，研究的起点正是开始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的商品。列宁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的分析就从商品的分析着手”^⑪。必须注意，《资本论》所以要以商品关系作为研究起点，不仅仅因为商品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普遍性与一般性，更重要的是，商品关系对阐明资本关系乃是“有决定意义的抽象一般关系”^⑫，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乃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无论是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都表现为价值关系，商品价值关系贯穿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结构中，有如钢筋贯穿于建筑结构之中。马克思说：“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⑬。“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⑭。只有首先科学地阐明了商品的价值的实质，它的决定因素，才能弄清与阐明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所具有的生产出超过本身价值的价值增量的特性。可见，对商品的分析，才能为以后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价值的增殖打下牢固的基础，并进一步为阐明资本在流通中的运动，以及剩余价值的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⑪ 《列宁全集》第21卷，第41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注32。

⑭ 《资本论》第一版序，第8页。